

金玉奴

京剧



北京宝文堂书店

人 物

莫 稽	金玉奴	金 松	二 桿
四小桿	林 潤	家 院	林夫人
二丫环	报录甲、乙	四衙役	書吏
船 夫	二船夫	金 永	四侍卫
中 軍	四丫环		

第 一 場

莫 稽 (內声) 好冷哪!

莫稽上。

莫 稽 (唱“南鄉子”)

天寒冷穿破了青衫冷透，

朝无食腹内飢乞討街头！

小生莫稽，乃本城鬻門秀才，自幼父母双亡，家业凋零，意欲教学，又无館地。告貸无門，只落得这乞討之中！天降大雪，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飯，眼見得就要冻餓而死了。咳！时运未至，怨也无益！（接唱）

可惜我滿腹中文章錦綉，

但不知何日里才得出头。

哎呀！（唱“西皮搖板”）

一霎时腹内痛难以行走……（“扫头”，倒臥一旁。）

金玉奴（内声）啊哈！

金玉奴上。

金玉奴（念）青春正二八，

生长在贫家，

寒窗多寂静，

空负貌如花。

我，金玉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一个裨儿上的。今几个清晨起来，与人家照看喜事去了。天已过午，还不見他老人家回来，是我放心不下。适才听见門外扑通的一声，不知道是什么响声？我不免去至門外盼望爹爹便了！（唱“西皮原板”）

人生在天地間何分俊醜，

富与贵貧与賤听命自由。

幼喪母随爹爹清苦自守，

家虽貧却不失閨閣女流。（出門見大雪紛飛，畏寒，

取手帕拂雪）

哟，好大的雪呀！天到这般时候，我爹怎么还不回来？

（在門前張望，走到莫稽倒臥的地方，踩着莫稽）哟！哪儿来的这么一个倒臥？

莫 稽 喊哟哟哟！

金玉奴 他还有点气哪。

莫 稽 哼哼哼！

金玉奴 喂！我說你倒是醒醒。

莫稽（甦醒）哦，原來是位小姑娘！

金玉奴 你是干什么的？為什麼躺在我們家門口？

莫稽 咳，我乃是個飢寒人哪。倒有兩三餐未曾用飯，天降大雪，身上寒冷，故而倒臥在你家門首！

金玉奴 听你說得怪可憐的。我們家里頭，有的是豆汁，給你吃一碗充充飢，你看好是不好？

莫稽 如此多謝小姑娘。

金玉奴 門外風大，你進來吃，暖和暖和再走。

莫稽 多謝小姑娘。（欲站起，兩足疼痛難行）咳，兩足疼痛難以行走。

金玉奴 你說你兩足疼痛，難以行走，難道說教我攙着你不成嗎？

莫稽 咳！待我爬了進去。

金玉奴 你對付着爬進來吧。

莫稽（爬進門）爬進來了。

金玉奴 你等着，我給你把豆汁取來！（唱“西皮搖板”）

飢寒人只餓得渾身戰抖，

豆汁粥搭救他來把好修。

你可等着！（下。）

莫稽 咳！（唱“西皮搖板”）

今日里受飢寒姑娘相救，

怎學那漢齊王漂母賜粥。

金松（內聲）啊哈！

金松上。

金 松 （唱“西皮搖板”）

在大街吃足了殘茶剩酒，
只吃得醉醺醺好不興頭。
做丐頭眾兄弟舉我為首，
回家來坐草堂無憂無愁！

嘿、嘿、嘿！

莫 稽 原來是位老丈。

金 松 新賬還沒還哪，又老賬啦！我問你是幹什麼的？

莫 稽 我乃是個飢寒人哪。

金 松 飢寒人，不用說是要飯的，我也不飽暖哪。你也不
打听打听我是幹什麼的！

莫 稽 請問老丈你是做什麼的？

金 松 我是花子頭兒，專管要飯的。你要飯，也有要飯的
規矩。不在門口要，怎麼你跑到院子裡來要呢？

莫 稽 啊，老丈，不是我要進來的。

金 松 不是你要進來的，難道說誰拿紅白帖子把您給請來
的？

莫 稽 這裡面有位小姑娘，她叫我進來的。

莫 稽 走、走，再加上一個走！什麼裡面有位小姑娘叫你
進來的？我把她叫出來問問，要真是她教你進來，還則
罷了；要不是她叫你進來，吃不了叫你兜著走！

莫 稽 老丈你去問哪。

金 松 那是我得問。玉奴，丫頭你給我走出來吧！

金玉奴上。

金玉奴（唱“西皮搖板”）

听呼唤不由我双眉喜皱，
风雪中免得我挂在心头，
走向前施一礼爹爹好否？

金松 你真要把我给气死了！

金玉奴（唱“西皮搖板”）

为什么回家来气冲斗牛？

爹呀，您回来啦！

金松 我回来啦，我回来啦，我的家么我不回来！

金玉奴 爹呀，您跟誰生这么大的气？

金松 我跟你，我跟你，我簡直地说就是跟你！

金玉奴 为什么跟女儿我生这么大的气呀？

金松 咳！孩子，自从你母亲去世，那会你才这么大，为父拉扯你到这么大，可不容易呀！我这么会不在家，你怎么把他给弄到家里来？若是教街坊四邻看见也观之不雅。我是你的爸爸，教我說你什么好哇！

金玉奴 我道为了什么，原来就为的是他呀！

金松 不为他，还为的是我吗？

金玉奴 您别生气，听女儿慢慢地跟您說。

金松 說你的吧！

金玉奴 清晨起来您老人家給人照应喜事去啦。

金松 那是咱們爷們的差事呀。

金玉奴 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見您老人家回来。

金 松 事情沒完，回来晚点啦。

金玉奴 是我放心不下，出門望着您去啦。

金 松 那是你一点孝心。

金玉奴 沒想到就看見他啦……

金 松 他便怎么样呢？

金玉奴 他躺在咱們門口。是我問他是干什么的，他說是飢寒人。

金 松 哦，要飯的。

金玉奴 他說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飯。我想咱們家有的是現成豆汁，給他一碗半碗，教他充充飢、解解餓，常言說的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級浮屠”。您回的家來，不問青紅皂白，跟女儿我生这么大的气，您至于嗎！（哭。）

金 松 （笑）这么一說，我可錯怪了你啦！我問你豆汁端來了沒有？

金玉奴 端來啦。（看）可是涼了。

莫 稽 啊，老丈，涼的么我也將就了。

金 松 真是餓急了。

莫 稽 哎！

金 松 丫頭你再給他拿点热的來。

金玉奴取热豆汁。

金 松 （倒在莫稽所用之碗內）热的來了，我給你對上点。

莫 稽 喂呀！

金 松 怎么啦？

莫 稽 燙了我的舌头了。（吃完）哈哈，哈哈，啊哈哈……

(笑。)

金 松 留神別把碗摔了。

莫 稽 (唱“西皮搖板”)

一霎時腹內飽精神抖擻，

這才是漢韓信漂母賜粥。

走向前施一禮多謝搭救。

金 松 我揍你！

金玉奴 爹呀！您為什麼打他？

金 松 他吃飽了、喝足了，怎麼管我叫大舅子？你說可惡不可惡？

金玉奴 我說你這個人，怎麼不通情理？

莫 稽 怎麼啊？

金玉奴 怎麼吃飽了、喝足了，管我爹叫大舅子？

莫 稽 哦……不是啊，老丈聽錯了，我說的是“搭救”之救，不是“大舅”。

金玉奴 那麼一說，錯怪了您啦！

莫 稽 豈敢。

金玉奴 爹呀，您聽錯啦，人家說的是“搭救”之救，不是“大舅”。

金 松 “搭”、“大”，哦，音同字不同，錯怪了您啦。

莫 稽 豈敢！（接唱）

救一命如再造感德不休。

金 松 你吃飽了吧？

莫 稽 吃飽啦。

金 松 喝足了沒有？

莫 稽 喝足了。

金 松 身上暖和了沒有？

莫 稽 身上也暖和了。

金 松 “言青山上山”。

莫 稽 此話怎講？

金 松 兩字“請出”。

莫 稽 老丈你叫我走哇？

金 松 吃飽了、喝足了，您也該蹦蹦跳跳啦！

莫 稽 哎！我要走了。

金玉奴 我說你回來。

莫 稽 唔，是，是，是，回來了。

金 松 人家走的好好的，你叫他回來干什么？

金玉奴 他这个人好不通情理，吃飽了、喝足了，謝字不
答，揚長就走哇？

金 松 方才謝过我啦。

金玉奴 他還沒有謝我哪。

金 松 对啦。（向莫稽說）你還沒有謝我們小姑娘哪。

莫 稽 如此，多謝小姑娘。

金玉奴 爹呀，您看他好象是讀書之人，为什么落到乞討之
中呢？

金 松 管他呢，叫他走得了。

金玉奴 您去問問去。

金 松 麻煩勁的，（向莫稽）我說你好象个讀書之人，为什

么落到乞討之中呢？

莫 稽 小生乃本城鬻門秀才約！

金玉奴 爹呀，人家还是个秀才哪。

金 松 秀才跑到咱們家喝豆汁来！（向莫稽問）因何落到乞討之中？

莫 稽 只因父母双亡，家业凋零，意欲教学，又无館地，只落得乞討之中。天降大雪，倒有两三餐未曾用飯；若不是小姑娘豆汁搭救，我命休矣。

金玉奴同情地落泪。

金 松 你哭什么？

金玉奴 爹呀，听他說的怪可怜的，咱們家有的是杂合菜，給他一碗半碗，您看好不好？

金 松 那杂合菜爹爹我还留着湊酒哪。

金玉奴 好的給您留着。

金 松 那么你給他热去吧。

金玉奴 嘿，我給你热杂合菜去，你可別走哇。（下。）

莫 稽 我是不走的，我是不走的了囉！

金 松 你是吃定我了囉！取笑了，請坐。

莫 稽 告坐。

金 松 請問相公尊姓大名？

莫 稽 小生姓莫名稽。

金 松 原来是莫稽相公。失敬了。

莫 稽 岂敢。請問老丈上姓？

金 松 老汉姓金。

莫 稽 大号？

金 松 单名一个松字。

莫 稽 金松老丈，失敬了。

金 松 岂敢。

莫 稽 做何生理？

金 松 我是本城的一个团头。

莫 稽 什么叫做团头？

金 松 我是专管要饭的，花子头儿，棒儿上的。

莫 稽 啊，老丈，适才与我取豆汁的那位小姑娘，她是您什么人哪？

金 松 乃是小女。

莫 稽 原来是令媛。

金 松 小丫头。

莫 稽 千金，小姐。

金 松 不敢当。

莫 稽 她今年多大年纪了？

金 松 她今年十六啦。

莫 稽 请问令媛芳名是哪几个字？

金 松 小字金玉奴。

莫 稽 啊，老丈，可是金银之金，碧玉之玉，奴家之奴？

金 松 正是。

莫 稽 好个娴雅的名字哟！（以嘴舔去所写之字。）

金 松 哎，您怎么把她吞下去了？

莫 稽 吞在肚内，记在心里，我是永不会忘记小姑娘的大

恩大德。

金松 原来是个書呆子。小老儿告便。

莫稽 請便。

金松 哎呀，慢着，我看莫稽，人有人才，文有文才；丫
头也老大不小的了，倒不如把他招为門婿，也算儿、婿
两当。待我百年之后，也好抓把土，把我埋了。我就是
这个主意。（向莫稽說）我說莫相公，我有一言，不知当
講不当講？

莫稽 老丈，有何金言，当面請講。

金松 方才我跟前那个小姑娘，你看见啦！

莫稽 看见了。

金松 她叫金玉奴。

莫稽 她叫金玉奴。

金松 她今年十六啦。

莫稽 哦，她今年一十六岁了。

金松 我看相公，人有人才，文有文才，我打算……

莫稽 啊！老丈你要怎样？

金松 我打算……

莫稽 你到底要怎样呢？

金松 我要揍你！

莫稽 啊，啊，啊！

金松 你别挤兑我。

莫稽 老丈慢慢地講来。

金松 我有意将小女許配相公为妻，不知意下如何？

莫稽 这……待我思忖思忖。

金松 对，你思忖思忖。

莫稽 小生告便。

金松 請便。

莫稽 哎呀！且住，想我莫稽黉門秀士，岂能要这丐头之女？哎！在此无可奈何之中，暂且应允，再做道理……

（向金松）啊，老丈，应允倒可应允，只是我一贫如洗，聘礼皆无。

金松 哎！咱们是爱好做亲，不要那些讲究。你会说大话吧？

莫稽 说大话么，我是可以说的。

金松 那么你说句大话承样承样就得了。

莫稽 如此，岳父老大人，小婿预备下了。

金松 预备下什么了？

莫稽 珍珠凤冠一顶。

金松 总要用的。

莫稽 霞帔一件。

金松 也是要用的。

莫稽 彩缎百匹。

金松 太多了。

莫稽 黄金千两。

金松 璧回。

莫稽 望求收下就是。

金松 不敢当，不敢当。

莫 稽 哎呀呀！

金 松 怎么了？

莫 稽 哎，（看衣裳）又撕破了一块。

金 松 哎哟，这么一高兴，姑老爷花大发了。我也预备下了。

莫 稽 预备了什么？

金 松 象牙床一座。

莫 稽 总要用的。

金 松 閃緞被窩一百床。

莫 稽 要不了許多。

金 松 省得姑老爷冻着。

莫 稽 取笑了。

四小樾同二樾上。

二 樾 飢寒真飢寒，飽暖真飽暖。兄弟們，咱們找大哥去。說着說着到了。大哥在家嗎？

金 松 是誰呀？（出門看）嘿，兄弟們來啦，來得真巧。

（和眾人同進，向莫稽）過來，過來見見眾位叔叔、大爷。

莫 稽 （无可奈何地）叔叔、大爷，我有礼了。

众 人 罢啦，罢啦！大哥，这是誰呀？

金 松 这是給你侄女招的女婿，莫稽莫相公。

众 人 我們給大哥道喜。多嚮給他們办喜事呀？

金 松 還沒挑好日子呢。

二 樾 丁是丁，卯是卯，今几个就是好日子。

金 松 不成，姑老爷連外褂子都沒有。

小 桿 我这儿有一件。

金 松 拿来我看看。(接过来看)咳，这是条裤子，要它干什么？

二 桿 裤子，有吉祥話。

金 松 什么吉祥話？

二 桿 金銀滿庫。

金 松 这白裤腰，撕了吧？

二 桿 这也有吉祥話。

金 松 什么吉祥話？

二 桿 白头到老。

金 松 那么姑老爷吉祥如意，請入裤吧。唉！姑娘还没盖头哪。

二 桿 大哥，我这儿有一块。

金 松 好，一事不煩二主，你給說两句吉祥話讚个礼。我去攬姑娘去。

二 桿 賦仪，再賦仪。一块檀香木，雕成一馬鞍，新人往上拜，步步保平安。攬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攬入洞房！

金松攬金玉奴上。行礼毕，二新人同入洞房。

众 人 大哥，您大喜啦！

金 松 同喜。

二 桿 我們要告辞啦。

金 松 慢着，我还有点现成的杂合菜，打二两燒刀子，咱們来个蝴蝶会。走，咱們后边喝点去。

众 人 好，拢您一顿。

众人同下。

第 二 場

金玉奴、莫稽同上。

莫 稽 啊，哈哈！（唱“西皮原板”）

这是我不该死娘子搭救，

金玉奴 （接唱）

但愿得我夫妻偕老白头！

二人同坐。

莫 稽 多谢娘子赠我暖衣饱食。从今以后我永不出房门，
在家中陪伴与你！

金玉奴 相公，此言差矣！

莫 稽 何差呢？

金玉奴 今当大比之年，你就该希图上进，上京赶考的才
是。

莫 稽 嗯！你我即将成婚，你叫我上京赶考，受那风霜之
苦，我是不去的！

金玉奴 那么你日后有什么打算哪？

莫 稽 待等我岳父去世之后，我好承受那棒上呀。

金玉奴 你有心胸！

莫 稽 本来的有心胸。

金玉奴 有志气！

莫 稽 志气不小哇！

金玉奴 天哪，想我金玉奴，实指望嫁一有志之人，不想他是个不图上进之人哪！（唱“西皮摇板”）

实指望嫁才郎希图上进，

守孤灯伴你读望夫成名。

奴虽无李雅仙诗书本领，

你岂能无志气了却今生！

莫 稽 （接唱）

听她言倒教我无言可论，

只是我舍不得夫妻之情。

娘子，我虽愿上京求取功名，只是舍不得娘子你呀！

金玉奴 我也是舍不得你。

莫 稽 你我一同前去。

金玉奴 如此请出我爹商议商议。

莫 稽 请出岳父商议商议。

金玉奴 有请爹爹。

金松上。

金 松 大清早上的，不睡会儿，什么事呀？

金玉奴 您姑爷请您有话说。

莫 稽 岳父！

金玉奴 姑爷。坐下，坐下。

金 松 大清早晨，把我请出来什么事呀？

莫稽使眼色教金玉奴说。